

75752.03/818/1. (1)

施耐菴先生水滸傳

繡像第五才子

子書



五才子水滸序
水滸一書七十回為一百八
人作列傳或謂東都施耐菴
所著或謂越人羅貫中所作
皆不可知要不過編輯綠林
之劫殺以示戒也原其意蓋

曰之百八人者非宋朝之亂
臣賊子耶苟生堯舜之世井
田學校各有其方皆可為耳
目股肱奔走禦侮之具不幸
生徽宗時或迫飢寒或逼功
令遂相率而為盜耳作者之

旨不責下而責上其詞蓋深
絕而痛惡之其心則悲憫而
矜矧之亦有闕世道之書與
宣淫導慾諸稗史迥異也近
見續文獻通考經籍誌中亦
列水滸且以忠義命之又

可使聞於鄰國試問此百八
人者始而奪貨繼而殺人為
王法所必誅為天理所不貸
所謂忠義者如是天下之人
不盡為盜不止豈作者之意
哉吳門金聖歎反而正之列

以第五才子為其文章妙天
下也其作者示戒之苦心猶
未闡揚殆盡余則補其所未
逮曰水滸百八人非忠義皆
可為忠義是子輿氏祖述孔
子性相近之論而創為性善

之意也夫

出

順治丁酉冬月桐菴老人書

於醉研堂墨室



評論出像水滸傳姓氏

諸生

吳用 金大堅 蕭讓

世裔

柴進

平民

武松 史進 施恩 盧俊義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石秀 解珍 解寶

燕青 扈三娘 孔明 孔亮 侯健

宋清 杜興 鄒淵 鄒潤 王定六

郁保四 段景住 李應

道士

公孫勝

醫士

皇甫端 安道全

胥役

宋江 朱仝 雷橫 李雲 戴宗

劉唐 李逵 樂和 朱富 蔡福

蔡慶 楊雄

寇盜

朱貴 穆弘 李俊 張橫 張順

朱武 孫新 裴宣 歐鵬 鄧飛

燕順 楊林 蔣敬 呂方 郭盛

生英 鄭天壽 陳達 楊春 陶宗旺

鮑旭 樊瑞 項充 李袞 馬麟

童威 童猛 時遷 孟康 焦挺

石勇 顧大嫂 張青 穆春 曹正

宋萬 杜遷 薛永 李忠 周通

湯隆 李立 孫二娘

白勝

官弁

關勝 秦明 呼延灼 花榮 董平

張清 徐寧 楊志 索超 黃信

宣贊 郝思文 韓滔 彭玘 單廷珪
魏定國 凌振 龔旺 丁得孫 魯達
林冲 孫立

王望如先生評論出像水滸傳總論

施耐菴著水滸申明一百八人之罪狀所以責備徽宗蔡京之暴政也然嚴於論君相而寬以待盜賊令讀之者曰生放僻邪恥之樂且歸罪朝廷以爲口實人又何所憚而不爲盜余故深亮其著書之苦心而又不能不深憾其讀書之流弊後世續貂之家冠以忠義益痛惡富貴利達之士敲骨吸髓索人金錢發憤而創爲此論其言益令盜賊作護身符余謂不可使聞隣國誠哉其不可使聞隣國也細閱金聖歎所評始以天下太平四字終以天下太平四字始以石碣放妖終以石碣收妖發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拾舉李逵獨罪宋江責其私放晁蓋責其謀奪晁蓋其旨

遠其詞文而余最服其終之以惡夢俾盜賊不寒而慄天下亂臣賊子從此有痛哭流涕之心從此有畏罪不敢爲非之事遇堯舜同勉於爲君子遇桀紂亦不終爲小人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人死饑寒者什九死盜賊者什一蓋人饑則死寒則死盜賊未必死盜賊攫人金錢可救死盜賊有官爭護持終不死不死矣而且小官之大官之執無侯非盜無盜不侯之之說以自解免皆宋江作之俑也水滸可不傳矣水滸可不傳而聖歎評其文望如評其人非教天下以偷也教天下以止偷之法也余不喜閱水滸喜閱聖歎之評水滸爲其終以惡夢有功於聖人不小也

入梁山人如此之多者非爲盜也將爲官也以盜爲官故梁山一席如海中江瑤柱能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榮頤國也若秦明關勝呼延灼花榮韓滔彭圮董平張清徐寧楊志索超黃信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凌振龔旺丁得孫者皆宋朝之官食君之祿事君之事乃舍官而爲盜吾不知其心爲何心

世固有求官不得官未有求盜不得盜者如李鐵牛所殺之韓伯龍爲盜而爲盜所殺爲真盜而卒以假盜殺吾甚惜之吾甚恨之惜之者何惜其已投梁山而不得與於天罡地煞之數恨之者何恨其未投梁山而輒欲竄入於天罡地煞之中憶昔啓禎朝雅尚聲氣一時高才生多出詩

古文詞以要聞譽雖不可謂無名之心然實至而名實莫得而非之也嗣則統榜家充剽襲時髦之字句災梨仇棗結社邀盟未登范滂之堂輒附李膺之鄙竊恐此輩終不免爲韓伯龍但未遇鐵牛持板斧耳

漢代州郡有木著聞者例得辟爲功曹椽屬往往游歷以致公卿宋江豪猾力俠草澤亡賴生當盛時必不鬱鬱居人下拘以名位縻以爵祿自不至犯上作亂而爲盜最可異者世人將錢買官宋江則將錢買盜將錢買官者事發治以盜之罪將錢買盜者事發加以官之名若論時宜公明何其得計也

聞之蜃之爲妖也吐氣成雲爲城郭爲樓臺爲奇花異草

爲怪獸珍禽能令登樓游覽之士注目而觀延頸而望傾耳而聽握手而道無其事也不敢謂無其形有其形也不敢謂無其事有詩有賦有記以表章之余之論水滸也亦若是而已矣史稱淮南盜宋江徧掠河北十郡海州知州張叔夜擊之令其討方臘以贖罪耳不聞有天罡地煞之說也一百八人未必盡有其人而著水滸者則旣已著其人矣一百八人未必盡有其事而著水滸者則旣已著其事矣旣已著其人不得謂無其人旣已著其事不得謂無其事且縱觀古往今來興亡治亂之際如水滸之人之事者如較列眉如指諸掌又不可勝數則又安得不借題發論而就事言事也哉蘇東坡居黃陀際無聊強人說鬼夫

鬼其不可見者說之荒唐近於子虛近於烏有近於無是
 公以耳語耳猶之以警語警待以生人疑惑說也不如其
 不說也若水滸之入之事譬諸鐘磬敲者有心聞者有意
 初不等之於海市蜃樓幻也而答之以真謔而對之以莊
 言之無罪而聞之得以自戒不猶愈於東坡之口孽也乎

呼保義

宋江

刀筆小吏

吏

爾乃好

義



美急不可

以保

身

初冠

不可

以

系人

弱子頰林冲



獲報呼延灼

將門

子執

報

令史



五才二書
積粟千斛

貨盜

糧

積

錢萬

貫無私

囊

玉麒麟 盧俊義



不淨好殺

晝夜一

百八

步初書

魯智深



年人少邪

殺

年字獨

憐才

九級龍

史進



殺人為

事天

下趨

以為

初

毋和又孫二娘



法海湯丸
鈔壘



浪裏白跳
張順

混江龍李俊

居海濱
人
民



浪子燕喜

子
何不自
惜

至小慮



玩物小人矣

用之及

去面獸

楊志



許身走子

子陸面

不為

罷



美髯公生令

起義而繫

招携

弟



兩頭蛇解珍

金根彪
施恩

世松
石
死
燕
太子



生各施与死

而厚葬

南乃取

迷朽

之言良

不矣



鼓上阜時遷

好勇鬪狠

以危

父母賴茲

良友



揀翅席

雷橫

捲空馬上石槊

羣稀繳車

雄鳴子軍



一夫去

盧三娘

唐衛士五姓

友家貌

而祀一

羊一

亦



沒名

張法

赤髮鬼劉唐

民

脂民

膏

義取爾

曹太

山一擲等

鴻毛



族爾家烏

乎

義忍

我

匹夫

終不貳

霹靂火秦明



護鎗將

董平

一笑

傾城風

流

萬戶

為董平



道者身法於
津者身親



活圖
既小也

防危
於未始

見
事於
先幾

拚命了郎石秀



先生國手提
囊而走



神醫安道全

大刀關勝

軼輪
超羣
鬚之
後
昂拜
前
將軍



斬木折竿白
晝入市

終不

令仲

孺

得獨

死



沒遮捕穆弘

混世魔王

樊瑞

免死為

隣

雲

全

去



南走胡此走越

郭子仪保

戴宗



入雲龍公孫孫

出入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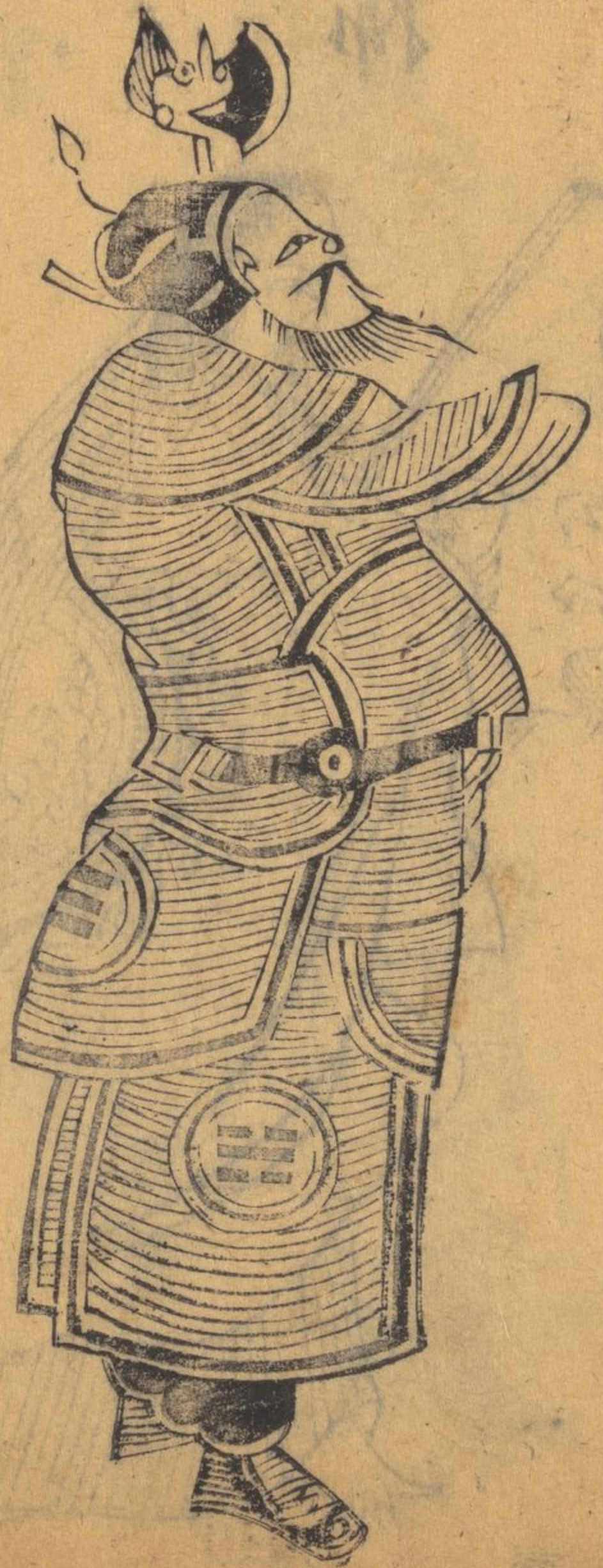
林

一清道

人



伏斧鉞將天罰



急先鋒
索超

小旋風
柴進

哀
王孫孟
嘗

名震滅門



申方義斬嫂

頭飲

鬼哭

紀央

樓



行武松

嗟王人

嘆賊

臣

小李廣花榮



撲天鵬書應



爭才歸

寒

會生寧

化

緒搦軍師

未武



師尚父友林武

清平先生

見人少

公曳

石梁

引張

元吳昊

留每筆吳用



黑旋風

李逵

殺四席奚

吳問悔

不殺封使

君



提葫蘆唱鷓鴣
酒家胡



毋大面
顧大瘦

王不子奇書
蕭讓

用兵如
神



人筆殺

徐寧

甲冑以衛

身如

以治人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

聖歎外書

序一

原夫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於結繩而其盛散而為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為善也禮者坊之不為惡也書者縱以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為書行也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故曰易圓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

怒而民避書爲廟外之几筵詩爲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無書也者則不復爲書也有易有書而可以無詩也者則不復爲詩也有易有書有詩而可以無禮也者則不復爲禮也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則知易與書與詩與禮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廢也有聖人之德而又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其權而後作易之後又欲作書又欲作詩又欲作禮咸得奮筆而遂爲之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無聖人之位則無其權無其權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此春秋是也顧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

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書以天自處學易以事繫日學書羅列與國學詩揚善禁惡學禮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以合爲一書則是未嘗作也夫未嘗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賤人作春秋而後世巧言之徒無不紛紛以作紛紛以作既久靡言無所不有君讀之而旁皇於上民讀之而惑亂於下勢必至於拉雜燔燒禍連六經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終不已於作是則仲尼所爲引罪自悲者也或問曰然則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無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賤人不敢輒有所作於是因史成經不別立文而但於首大書春王正月若曰

其舊則諸侯之書也其新則天子之書也取諸侯之書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仲尼不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仲尼不肯以作書之權予諸侯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燒也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何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橫議則烏得不燒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故秦人燒書之舉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是亦無燒書之權者也若始皇燒書而并燒聖經則是雖有其權而實無其德實無其德則不知其故不知其故

斯盡燒矣故并燒聖經者始皇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無何漢興又大求遺書當時在廷諸臣以獻書進者多有於是四方功名之士無人不言有書一時得書之多反更多於未燒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則知燒書之爲禍至烈又豈知求書之爲禍之尤烈哉燒書而天下無書天下無書聖人之書所以存也求書而天下有書天下有書聖人之書所以亡也燒書是禁天下之人作書也求書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至於縱天下之人作書矣其又何所不至之與有明聖人之教者其書有之叛聖人之教者其書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書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書亦有之夫誠以三代之治治之則彼明聖人之教與申天子之

令者猶在所不許何則惡其破道與治黔首不得安也如
之何而至於叛聖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爲其
書也原其繇來實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
撰著經營既久才思溢矣夫應詔固須美言自娛何所不
可刻畫魑魅詆訕聖賢筆墨旣酣胡可忍也是故亂民必
誅而游俠立傳而僧辱人而貨殖各篇意在窮奇極變違
惜刳心嘔血所謂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盡不快不快不
止也如是者當其初時猶尚私之於下被傳觀而已惟畏
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見之稍稍見之
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書至於上不
復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豈其復有忌憚乎哉其作者

驚相告也其讀者驚相告也警告之後轉相祖述而無有
一人不作無有一人不讀也於是而聖人之遺經一二篇
而已者家之書壞牛折軸不能載連閣複室不能度也天
子之教詔土苴之而已諸家之書非縹緗不爲其題非金
玉不爲其籤也積漸至於今日禍且不可復言民不知偷
讀諸家之書則無不偷也民不知淫讀諸家之書則無不
淫也民不知詐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民不知亂讀諸
家之書則無不亂也夫吾向所謂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
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者不過憂其附會經義示民
以雜測量治術示民以明示民以雜民則難信示民以明
民則難治故遂斷之破道與治是爲橫議其人可誅其書

可燒耳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極害於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書則豈復蒼帝造字之時之所得料亦豈復始皇燔燒之時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誅不足以蔽其辜一燒不足以滅其跡者而禍首罪魁則漢人詔求遺書實開之釁故曰燒書之禍烈求書之禍尤烈也燒書之禍在并燒聖經聖經燒而民不興於善是始皇之罪萬世不得而原之也求書之禍禍在并行私書私書行而民之於惡乃至無所不有此漢人之罪亦萬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燒聖經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是則始皇之罪猶可追也若行私書而私書遂至災害蔓延不可復救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嗚呼君子之至於斯也聽之則不可禁之則不能其又將以何法治之與哉曰吾聞之聖人之作書也以

德古人之作書也以寸知聖人之作書以德則知六經皆聖人之糟粕讀者貴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櫛比字句以為從事於經學也知古人之作書以才則知諸家皆鼓舞其菁華覽者急須褰裳去之而不得捭把齒牙以為譚言之微中也於聖人之書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敢於易之下作易傳書之下作書傳書之下作詩傳禮之下作禮傳春秋之下作春秋傳也何也誠愧其德之不合而懼章句之未安皆當大拂於聖人之心也於諸家之書而誠能褰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肯於莊之後作廣莊騷之後作續騷史之後作後史詩之後作擬

詩稗官之後作新稗官也何也誠恥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襲是真不免於古人之奴也夫揚湯而不得冷則不如且莫進薪避影而影愈多則不如教之勿趨也惡人作畫而示之以聖人之德與大古人之才者蓋爲游於聖門者難爲言觀於才子之林者難爲文是亦止薪勿趨之道也然聖人之德實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則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猶夫人之能事猶夫人之能事則庶幾乎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於施耐菴有施耐菴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爲言

材也凌雲蔽日之姿其初本於破藪分茨於坂藪分茨之時具有凌雲蔽日之勢於凌雲蔽日之時不出破藪分茨之勢此所謂材之說也又才之爲言裁也有全錦在手無全錦在目無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見其領知其補見其襟知其帔也夫領則非袖而襟則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後相合離然各異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謂裁之說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構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講思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立局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琢句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安字以後此苟且與慎重之辯也言有才始能構思

立局琢句而安寧者此其人外未嘗矜式於珠玉內未嘗經營於慘淡隕然放筆自以爲是而不知彼之所爲才實非古人之所爲才正是無法於手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言其才繞乎構思以前構思以後乃至繞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後者此其人筆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筆不安換右筆用右筆不安換左筆用正墨不現換反墨用反墨不現換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而獨能令千

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具心頭眼底乃肯肯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而燁燁有字則是其提筆臨紙之時才以繞其前才以繞其後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於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於難者才子也依文成於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於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益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具論若夫施耐菴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始得成書夫而後知古人作書真

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猶尚不肯審已量力廢然歇筆然則其人真不足誅其書真不足燒也夫身爲庶人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而忽取牧豬奴手中之一編條分而節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是則聖歎廓清天下之功爲更奇於秦人之火故於其首篇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畧如此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亦庶幾封閑之丸泥也

序二

觀物者審名論人者辨志施耐菴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逆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者事上之盛節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已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已則聖賢之徒也若夫耐菴所云水滸也者王士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爲天下之凶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夫君則猶是君也臣則猶是臣也夫何至於國而無忠義此雖惡其臣之辭而已難乎爲吾之君解也父則猶是父也子則猶是子也夫河至於家而無忠義此雖惡其子之辭而已難乎爲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義予水滸者斯人必有對其君

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則何爲而至於水滸者乎其勿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壯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後皆敲朴剝削之餘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有王者作比而誅之則千人亦快萬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終亦倖免於宋朝之斧鑕彼一百八人而得倖免於宋朝者惡知不將有若干百千萬人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耐菴有憂之於是奮筆作傳題曰水滸意若以爲之一百八人卽得逃於及身之誅侈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義予之是則將爲戒者而反將爲勸耶豺狼虎豹而有祥慶威鳳之目殺人奪貨而有伯夷顏淵之譽剝削之餘而有上流清節之榮

揭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理旣已名實牴牾兵主乖錯至於如此之極然則幾乎其不胥天下後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為高山景行其心嚮往者哉是故繇耐菴之水滸言之則如史氏之有擣杙是也備書其外之權詐備書其內之凶惡所以誅前人已死之心者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繇今日之忠義水滸言之則直與宋江之賺入黥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爲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爲盜者讀之而爲盜也嗚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由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菴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菴之志其事大雖在釋官

五才子言書
有嘗世之憂焉後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幾不
易吾言矣哉

序三

施耐菴水滸正傳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
卷共七十二卷今與汝釋弓序曰吾年十歲方入鄉塾隨
例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怠惰如也每與同塾兒編
作是語不知習此將何爲者又窺見大人徹夜吟誦其意
樂甚殊不知其何所得樂又不知盡天下書當有幾許其
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總未能明於心明年十
一歲身體時時有小病病作輒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
大人又禁不許弄仍以書爲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見者是

妙法蓮華經次之則見屈子離騷次之則長太史公史記
次之則見俗本水滸傳是皆十一歲病中之創獲也離騷
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記其一句兩句吟唱而已法華
經史記解處爲多然而瞻未堅剛終亦不能嘗讀其無晨
無夜不在懷抱者吾於水滸傳可謂無間然矣吾每見今
世之父兄類不許其子弟讀一切書亦未嘗引之見於一
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錯夫兒子十歲神智生矣不縱其讀
一切書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於大人先生之間是驅之
與婢僕爲伍也汝昔五歲時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
十歲便以此書相授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教汝之道當
如是也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

之勢吾實何曾得見一書心知其然則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誠不謬矣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菴先生右者學者誠能澄懷格物發皇文章豈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讀水滸而其爲人已綽綽有餘也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夫以一手而畫數面則將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數聲斯不免再呖也施耐菴以一心所運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無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固不以爲難也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爲門何謂忠天下因緣主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火亦忠眼

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旣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大鼠亦忠盜賊大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夫然後物格夫然後能盡人之性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緣生法不知因緣生法則不知忠不知忠烏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謂其妻曰眉猶眉也曰猶日也鼻猶鼻口猶口而大兒非小兒小兒非大兒者何故而不自知實與其妻親造作之也夫不知子問之妻夫妻因緣是生其子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志無有過於其子之面者審知其理而觀天下人之面祭天下夫妻之事彼萬面不同豈不甚宜哉忠恕量萬物之斗斛也因緣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

施耐菴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僅乃敘一百八人之性情氣質形狀聲口者是猶小試其端也若末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異哉吾既喜讀水滸十二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卽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讀水滸之法若水滸固自爲讀一切善之法矣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如亦以之爲然至是忽啞然其笑古今之人以警語警真可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爲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鬪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殺人報仇捐金重義爲多則以爲雄奇也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不寧惟是而已蓋天下之書誠欲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卽無有不精嚴者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莊生之文雜之史記不似史記以史記之文雜之莊生不似莊生者莊生人思欲言聖人之道史記據其怨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爲謀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復置其中之所論而直取其文心則惟莊生能作史記惟子長能作莊子吾惡乎知之吾讀水滸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觀吾竄斐然尚須裁奪古來至聖大賢無不以其筆墨爲

身光耀只如論語人書豈非仲尼之微言潔淨之篇節然而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吾嘗觀其製作又何其甚妙也學而一章三唱不亦歎觚之篇有四觚字餘者一不兩哉而已所不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夫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法傳接而出山乃動靜樂壽譬禁樹之對生子路問聞斯行如晨鼓之頻發其他不可悉數約畧皆今構也彼莊子史記各以其書獨步萬年萬年之人莫不歎其何處得來若自吾觀之彼亦豈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者也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申

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濯然以新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跡則夫十五國風淫汚居半春秋所書弑奪十九不聞惡神奸而棄禹鼎憎檣杪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嗟乎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後歎施耐菴水滸傳真爲文章之總持不然而猶如嘗兒

之洗覽者而已是不惟負施耐菴亦殊負人汝試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鬱鬱乎哉

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宋史綱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伯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史臣劄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法宋江掠京東諸郡其罪應死此書降而不書誅則是當時已赦之也蓋盜之初非生而為盜也父兄失教於前饑寒驅迫於後而其才與其力又不堪以鬱鬱讓入於是無端入羣一之羣聚始而奪貨既而稱兵皆有之也然其實誰致之失教誰致之饑寒誰致之有才與力而不得自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湯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賞之亦不精首而上人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罔民可為即豈稱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誅為天子之大恩處盜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則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書之曰盜者君子非不知盜之初非生而為盜與夫既赦以後之樂與更始亦不復為盜也君子以為天子之職在養萬民養萬民者愛民之命雖蝓飛蠅動動關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職在教萬民教萬民者愛民之心惟一朝一夕必履履霜為水之懼故盜之後誠能不為盜者天子力能出之湯火而置之衽席所謂九重之上大開遷善之門也乃盜之後未心遂無盜者君子人能圖其神奸而鎮以禹鼎所謂三尺之筆真有

者君子人能圖其神奸而鎮以禹鼎所謂三尺之筆真有

雷霆之怒也蓋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雖降而必書曰盜此春秋謹嚴之志所以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輔王化也後世之人不察於此而哀然於其外史冠之以忠義之名而又從而節節稱歎之嗚呼彼何人斯母乃有亂逆之心矣夫

張叔夜之擊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書之曰知海州者何子之也何子乎張叔夜子其真能知海州者也何也若君子食君必食受君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則曰知其州知之爲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爾知其安少者未育爾知其育饑者未食爾知樹畜寒者未衣爾知蠶桑勞者未息爾知息之病者未愈爾知愈之愚者未教爾知教之賢者

未舉爾知舉之夫如是然後謂之不廢厥職三年報政而其君勞之錫之以燕享贈之以歌詩處之以不次延之以黃閣蓋知州真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非苟且而已也自官箴旣墜而肉食者多民廢出業官亦不知民學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饑餒官亦不知民漸行劫官亦不知如是卽不免至於盜賊盜起也而問其城郭官又不知問其兵甲官又不知問其糧草官又不知問其馬匹官又不知嗟王旣已一無所知而又欺其君曰吾知某州夫爾知某州何事者哉宋史於張叔夜擊降宋江而獨大書知海州者重予之也

史臣之爲此言也是猶寬厚言之者也若夫官知某州則

實何事不知者乎關節則知通也權要則知跪也催科則知加耗也對簿則知罰贖也民戶殷富則知波連以逮之也更胥狡獪則知心替以抵之也其所不知者誠一無所知乃其所知者且無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無所知僅不可以爲官若無一不知不且儼然爲盜乎哉誠安得張叔夜其人以擊宋江之餘力而遍擊之也

宋史目

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撻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大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

獲叔夜募死王得于入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踰海誘之戰先降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史臣斷曰觀此而知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而特無爲事之人夫當宋江以王十六人起於河朔轉掠十郡而十郡官軍莫之敢撻也此時豈復有人謂其饑獸可縛野火可撲者哉一旦以朝廷之靈而有張叔夜者至夫張叔夜則猶之十郡之長官耳非食君父之食獨多非蒙國家之知遇獨厚也者且宋江則亦非獨雄於十郡而獨怯於海州者也然而前則恣其劫殺無敢如何後則一朝成擒如風迅壻者此無他十郡之長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貲重各有

其祿位各有其性命而轉顧既多大計不次賊驟乘之措手莫及也張叔夜不過無妻子可戀無貨重可憂無祿位可求無性命可惜所謂爲與不爲維臣之責濟與不濟皆君之靈不過如是而彼宋江三十六人者已悉繫其臂而投麾下嗚呼史書叔夜募死士得千人夫豈知叔夜固爲第一死工乎哉傳曰見危致命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我戰則克又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張叔夜有焉豈不矯矯社稷之臣也乎

侯蒙欲赦宋江使討方臘一語而八失焉以皇皇大宋不能奈何一賊而計出於赦之使贖夫美其辭則曰赦曰贖其實正是溫語求息失朝廷之尊一也殺人者死造反者族法也劫掠至於十郡肆毒實惟不小而輕與議放壞國家之法二也方臘所到殘破不聞皇師震怒而仰望掃除於綠林之三十六人顯當時之無人三也誘一賊攻一賊以冀兩鬪一傷焉知賊中無人不窺此意而大笑乎勢將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四也武功者天下豪傑之士捐其頭顱肢體而後得之今忽以爲盜賊出身之地使壯夫削色五也傳言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今更無人出手犯難爲君解憂而徒欲以詔書爲弭亂之具有負養士百年之恩六也有罪者可赦無罪者生心從此無治天下之術七也若謂其才有過人者則何不用之未爲盜之先而顧罵之既爲盜之後當時宰相爲誰顛倒一至於此是八也嗚呼

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
逐死耳脫真得知東平惡知其不大敗公事爲世僂笑者
哉何羅貫中不達猶祖其說而有續水滸傳之惡札也

讀第五才子書法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
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游俠貨殖傳特地
着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噴
噴賞歎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箇字是他
一生著書旨意水滸傳却不然施耐菴本無一肚皮宿怨
要發揮出來只是飽煖無事又值心閒不免伸紙弄筆尋
箇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於聖

人後來人不知却於水滸上加忠義字遂并比於史公發
憤著書一例正是使不得

水滸傳有大段正經處只是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
真有大彘不食之恨從來人却是不曉得

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藏厥深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

或問施耐菴每題目寫出自家錦心繡口題目儘有何苦
定要寫此一事答曰只是貪他三十六箇人便有三十六
樣出身三十六樣面孔三十六樣性格中間便結撰得來
題目是作書第一件事只要題目好便書也作得好
或問題目如西遊三國如何答曰這箇都不好三國人物
事體說話大多了筆下拖不動楚不轉分明知官府傳話

奴才只是把小人聲口替得這句出來其實何曾自敢添減一字西遊又大無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沒貫串便使人讀之處處可住

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却有許多勝似史記處若史記妙處水滸已是件件有

凡人讀一部書須要把眼光放得長如水滸傳七十回只用一日俱下便知其二千餘紙只是一篇文字中間許多事體便是文字起承轉合之法若是拖長看去却都不見水滸傳不是輕易下筆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過百十來遍若使輕易下筆必要第一回

就寫宋江文字便一直張無捨放

某嘗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亂說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人公高才也畢竟是喫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着筆性去削高補低都錄我

作水滸傳者真是識力過人某看他一部書要寫一百單八箇強盜却爲頭推出一箇孝子來做門面一也三十六員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是三座地煞先做强盜顯見逆天而行二也盜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許他便出頭另又幻一晁蓋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現四

也臨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結五也

三箇石碣字是一部水滸傳大段落

水滸傳不說鬼神怪異之事是他氣力過人處西遊記每
到弄不來時便是南海觀音救了

水滸傳並無之乎者也等字一樣人便還他一樣說話真
是絕奇本事

水滸傳一箇人出來分明便是一篇列傳至於中間事蹟
又逐段自成文字亦有兩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
一篇者

別一部書看過一篇卽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
爲他把一百八箇人性格都寫出來

水滸傳寫一百八箇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
任他寫一千箇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箇人也只是
一樣

水滸傳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識字
便當教令反覆細看看得水滸傳出也書便如破竹

江州城劫法場一篇奇絕了後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場
一篇一發奇絕潘金蓮何漢至爲奇約了後面却又有潘
巧雲偷漢一篇一發奇絕景陽岡打虎一篇奇絕了後面
却又有沂水縣殺虎一篇一發奇絕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場偷漢打虎都是極難題目直是沒有下筆處他偏
不怕定要寫出兩篇

宣和遺事具載三十六人姓名可見三十六人是實有只是七十回中許多事蹟須知都是作書人憑空造謊出來如今却因讀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箇人物都認得了任憑提起一箇都似舊時熟識文字有氣力如此

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時遷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魯達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心地厚實體格濶大論粗鹵處他也有些粗鹵論精細處他亦甚是精細然不知何故看來便有不及武松處想魯達已是人中絕頂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處

水滸傳只是寫人麤鹵處便有許多寫法如魯達粗鹵是性急史進粗鹵是少年任氣李逵粗鹵是人武松粗鹵是

豪傑不受羈勒阮小七麤鹵是悲憤無說處焦挺粗鹵是氣質不好

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真是一片天真爛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箇入得他眼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語

看來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緣故若有緣故時便隨手所觸都成妙筆若無緣故時直是無動手處便作得來也是看只如寫李逵豈不段段都是妙絕文字却不知正為段段都在宋江事後故便妙不可言蓋作者只是痛恨宋江故處處緊接出一段李逵朴誠來做箇形擊其意思自在如顯宋江之惡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鎗本要

殺人反使出一身家數

近世不知何人不曉此意却節出李逵事來另作一冊

曰壽張文集可謂咬人屎撮不是好狗

鳥李逵色色絕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筆他都不必具論只

如逵還有兄李逵便定然排行第二也他却偏要一生自

叫李大直等急切中移名換姓時反稱作李二謂之乖聲

試想他肚裏是何等沒分曉

在是真正大豪傑好漢子也還有時將銀子買得他心肯

獨有李逵便銀子也人他小得衆要等他自肯真又是一

樣人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只是大狼看他算得到熬

在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業

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

吳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與宋江一般只是比宋

江却心地端正

宋江是純用術數去籠絡人吳用便明明白白驅策羣力

有軍記之體

吳用與宋江差處只是吳用却肯明白說自家是智多星

宋江定要說自家志誠質朴

宋江只道自家籠罩吳用吳用却又實實籠罩宋江兩箇

人心裏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寫得真是好看

煞人

花榮自然是上上人物寫得志地文秀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寫得另之一找氣色一百八人中直

要算做第一箇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到之齷齪銷盡

楊志關勝是上上人物楊志寫來是舊家子弟關勝寫來

全是雲長變相

秦西秦超是上中人物

史進只算上中人物為他後半寫得不好

呼延灼却是出力寫得來的然只是上中人物

盧俊義柴進只是上中人物盧俊義傳也算極力將英雄

員外寫出來了然終不免帶些呆氣譬如畫駝雖是龐

然大物却到底看來覺道不俊柴進無他長只有好客一節

朱仝與雷橫是朱仝寫得好然兩人都上中人物

楊雄與石秀是石秀寫得好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楊雄

竟是中下人物

公孫勝便是中上人物備員而已

李應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體面上定得來寫處全不得見

阮小二阮小五張橫張順都是中上人物燕青是中上人

物劉唐是中上人物徐寧董平是中上人物

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

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讀書都不理會文字只記得若干

事跡便讀過一部書了雖國策史記都作事跡搬過去

何況水滸傳

水滸傳有許多文法非他書所曾有畧點幾則於後

有倒插法謂將後邊要緊字幕地先插放前邊如五臺山下鐵匠間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國寺歡廟間壁菜園又武

大娘子要同王乾娘去看虎又李逵去買糕收得湯隆等

是也

有夾敘法謂急切裏兩個人一齊說話須不是一箇說完

了又一箇說必要一筆夾寫出來如瓦官寺崔道成說師

兄息怒聽小僧說魯智深說你說你說等是也

有草蛇灰線法如景陽岡勤敘許多哨棒字紫石街連寫

若干簾子字等是也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

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

有大落墨法如吳用說三阮揚志北京闕武王凌說風情

武松打虎還道村捉宋江三打祝家莊等是也

有綿針泥刺法如花榮要宋江開枷宋江不肯又晁蓋番

番要下山宋江番番勸住至最後一次便不勸是筆墨外

便有利刃直截進來

有背向鋪粉法如要襯宋江奸詐不覺寫作李逵真率要

襯石秀尖利不覺寫作楊雄糊涂是也

有弄引法謂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

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寫周謹十分光前先說王

事等是也莊子云始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禮云魯

人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有獺尾法謂一段大文字後不好寂然便住更作餘波演
漾之如梁中書東郭演武歸去後知縣時文柳升堂武松
打虎下岡來遇着兩箇獵戶血濺鴛鴦樓後寫城壕邊月
色等是也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後又寫李逵殺虎又寫二解爭虎
潘金蓮偷漢後又寫潘巧雲偷漢江州城劫法場後又寫
大名府劫法場何濤捕盜後又寫黃安捕盜林冲起解後
又寫盧俊義起解朱仝雷橫放晁蓋後又寫朱仝雷橫放
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題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無一
點一畫相借以爲快樂是也真是渾身都是方法

有畧犯法如林冲買刀與楊志賣刀唐牛兒與鄆哥鄭
肉舖與蕭門神快活林无官寺試禪杖與蜈蚣嶺試戒刀
等是也

有極不省法如要寫宋江犯罪却先寫招文袋金子却又
先寫閻婆惜和張三有事却又先寫宋江討閻婆惜却又
先寫宋江捨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是正文是也
有極省法如武松迎入陽穀縣恰遇武大也搬來正好撞
着又如宋江琵琶亭喫魚湯後連日破腹等是也
有欲合故縱法如日龍廟前李俊二張二童二穆等救船
已到却寫李逵重要殺入城去還道村玄女廟中趙能趙
得都已出去却有樞根絆跌士兵叫喊等令人到臨了又
加倍喫嚇是也

有橫雲斷山法如雨打祝家莊後忽插出解珍解寶爭虎
越獄事又正打大名城時忽插出截江鬼油裏鯁謀財傾
命事等是也只爲文字太長了便恐累墜故從半腰間暫
時閃出以間隔之
有鸞膠續絃法如燕青往梁山泊報信路遇楊雄石秀波
此須互不相識且繇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徑
又豈有止一小徑之理看他便順手借如意子打鵲求掛
先鬧出巧來然後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來等是也
都具劬苦算得出來

舊時水滸傳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間事此本雖是點閱
得粗略子弟讀了便曉得許多文法不惟曉得水滸傳中
有許多文法他便將國策史記等書中間但有若干文法
也都看得出來舊時子弟讀國策史記等書都只看了間
事煞是好笑

水滸傳到底只是小說子弟極要看及至看了時却憑空
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這些文法他便國策史記等書
都肯不釋手看水滸傳有功於子弟不少

舊時水滸傳販夫皂隸都看此本雖不會增減一字却是
與小人沒分之書必要真正有錦繡心腸者方解說道好
貴華堂所藏古本水滸傳前白有序一篇今錄之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爲

家六十不應出遊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朝日初出蒼
蒼涼涼澡頭面裹巾噴進盤殮嚼湯沐諸事亦也起問可中中
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
思憂竟何所得樂矣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夫若干者積
而有之之謂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
悉已變滅不寧如是吾書至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
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反之快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
曾多得有時風寒有時泥雨有時卧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真
住牢獄矣舍下漢田不多多種秫米身不能飲吾友來需飲也
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為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焚~~炊爨
理盤榻者僅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

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如稍閒便課其縛帚織席縛帚所
以埽地織席供吾友坐也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
之日為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
為嘗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
以酒為樂以談為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
傳聞為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即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
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
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
世人多忙未曾嘗聞也吾友既皆繡淡通關之上其所發明四
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即休無人記錄有時亦思集成一書用
贈後人而至今闕如者各心既盡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著書

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是水
 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為多風雨甚無人來之
 時千之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
 薄莫離落之下五東卧被之中垂首搯帶眺目觀物之際皆有所
 遇矣或若問言既已未嘗集為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
 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間試弄舒卷自若二無賢無愚無
 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鳴
 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人
 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得
 讀此書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東都施耐菴序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後之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我冰及剪雲

談笑看吳鉤評議至亡并後帝分真人名據中州七雄擾擾亂
 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止名無數圖名無數更有那
 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滄海人桑田古路訝求魚綠木掬
 窮猿擇木又恐是傷弓曲木不如日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楔子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哀哉乎此書既成而命之曰水滸也是一百八人者為有
 其人乎為無其人乎階行其人也即何心而至於水滸也
 為無其人也則是為此書者之地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
 苦而必設言一百八人而又唐托之於水涯吾都把土之

濱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下土也一百八人而有其人猶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你豈真欲以宛子城黎見注者爲非復趙宋之所覆載乎哉吾讀孟子至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顧二語未嘗不歎紂雖不善不可避也海濱雖遠猶紂地也二老倡眾去故就新雖以聖人非盛節也彼孟子者自言願學孔子實未離於戰國游士之習故猶有此言未能滿於後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於此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是伯夷太公居海避紂之志矣大義滅絕甘何以訓若一百八人而無其人也則是爲此書者之設言也爲此書者吾則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爲如此設言然以賢如孟子猶未免

於大醇小疵之譏其何責於裨官後之君子亦讀其書度其心可也

古人著書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儲材又復若干年經營點竄而後得脫於稿裏然成爲一書也今人不會看書往往將書容易混帳過去於是古人書中所有得意處不得得意處轉筆處難轉筆處起水生波處翻空出奇處不得不補處不得不省處順添在後處倒插在前處無數方法無數筋節悉付之於茫然不知而僅僅粗記前後事跡是

否成敗以助其酒前茶後雄譚快笑之旗鼓嗚呼史記稱五帝之文尚不雅馴而爲薦伸之所難言奈何乎今忽取綠林豪猾之事而爲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讀者之

精神不生將作者之意思盡沒不知心苦實負良工故不辭不敏而有此批也

此一回古本題曰楔子被子者以物出物之謂也以瘋疫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為楔楔出天師以天師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為楔楔出遊山以遊山為楔楔出開碣以開碣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謂正楔也中間又以康節希夷二先生楔出劫運定數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陳達楊春以洪信驕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獩難認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梟馬作結尾此所謂奇楔也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日雲開復見天草木白年新雨露車書萬

里舊江山尋嘗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絃天下太平無事

日鶯花無限日高眠好詩一部大書詩起詩結話說這八句

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箇名儒姓郡諱堯天道號康節

先生所作一箇算數先生為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

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

秋十五五十五顛倒人行後來感得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

太祖武德皇帝來大書武德皇帝見世這朝聖人出世紅光滿

天聖人出世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乃是上界靈靈大仙下

降妖魔出世黑氣一道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及這朝天

子為天罡地煞一係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絕妙好辭可見全

之制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

矣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

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主因此上邵堯夫先生讚道一旦雲開
 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一般那時西嶽華山有箇
 陳搏處士又一箇算數先生○兩位先生胸中算定有六六三十六員重之七十二座矣是箇道高有
 德之人能辨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
 間聽得路上客人傳說部評詰大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
 箇點登基那陳搏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
 笑擲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乃上合天
 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即位一十七年
 天下太平傳位與御弟太宗立乎元指乎宋傳位御弟傳疑也太宗皇帝在位
 二十二年傳位與真宗皇帝又傳位與仁宗這仁宗皇帝乃是
 上界赤脚大仙又為天罡地煞先作狀觀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

給黃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忽然轉出一座星辰為一

百單八座星辰作引化作一老叟前來揭了黃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

榜官員引至殿下朝見真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
 老叟直至宮中抱着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個字太子便不啼

哭奇事奇文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化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箇甚

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忽然從一座星辰又轉出兩座星辰為一百單八座作引妙妙○八

箇字只是四箇字奇情奇文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兩座星辰下來輔

佐這朝天子星辰以產論奇事星辰可以下來奇事星辰被玉帝差遣下來奇事玉帝差遣星辰下來輔三天子

奇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武曲星乃
 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呂嶽降傳說這兩箇賢臣出來輔

佐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箇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

甚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
戶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一登二登三登據無據擬成妙語曰明道元年

皇祐三年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

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為三登

之世九年一登又九年二登又九年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那

時百姓受了些快樂誰道樂極悲生嘉祐三年春間天下瘟疫

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

雪片也似申奏將來且說東京城裏城外軍民死亡大半閉封

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俸資合藥救治萬民那

里醫治得自是正事不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議都向待漏院

中聚會何候早朝奏聞天子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合成九數陽極

於九數之窮也易窮則變變出一部水滸傳來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

賀已畢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倦廉退朝只見

班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之傳出班奏道目今京師瘟疫盛

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罪寬恩省則薄稅自是正論不

祈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救翰林院隨即草詔一面降

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官觀寺院

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龍體不安

復會百官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啓奏天子看時乃

是叅知政事范仲淹拜罷起居奏道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

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

京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勿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

瘟疫不必真出希文只是臨文相備耳。先是仁宗天子准奏

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

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

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

香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

辭別天子背了詔書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了舖十一

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不止一日自來到

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

住持道家準備接詔是日官員次日眾位官同送太尉到於

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眾鳴鐘擊鼓香花燈燭幢幡寶

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用詔次日官員送太尉直至上清宮

前下馬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

清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上下前後詔書居中洪太尉便

問監官真人道天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

得知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

山頂結一茅庵修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

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敕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

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

清殿上詔與眾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

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庵

中何不着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這代祖師雖

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嘗能駕霧與雲踪跡不定貧道等時嘗亦

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大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
 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齋捧御書丹詔親捧龍香來請
 天師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
 生奈何真人稟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
 此語不獨指所禳瘟疫也夫天子則豈有不要救萬民者天子
 要救萬民則豈有不倚托太尉者太尉若無誠心則豈能救得
 萬民者太尉救不得萬民則豈能仰答天子者齋戒沐浴更換
 語雖不多而其指盛遠其斯以為真人也乎
 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
 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道俺
 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說明戶絕
 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時分眾道士起來備下香湯
 請太尉起來沐浴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挾

了素香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言手裏提着銀手
 爐降降地燒着御香香許多道眾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
 人又稟道太尉要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顧志誠上去總是
 尉以為天子救萬民之要訣此為今日請天師可學也太尉別了眾人口誦天尊寶號縱
 步上山來獨自一箇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攬葛攀藤約莫走過
 數箇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口裏不說肚
 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醜話。朝廷貴官四字敲却
 此老在京師時重裊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妙語絕倒。重裊列鼎尚
 說起自倦怠何不以調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里
 元贊什而將息之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玉十步撥着肩氣喘只見山
 四裏起一陣風寫得出色風過處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

寫得出色撲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來先寫風次寫乳次寫大蟲只是一筆

便有多少段落。初洪太尉喫了一驚叫聲阿呀千載斯君賣國人收場最

後語撲地望後便倒那大蟲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

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謊得三十六箇牙齒捉對兒厮打奇句那心頭一似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的響

奇渾身却如中風麻木奇句兩腿一似鬪敗公雞奇句。四句一交口裏連聲叫苦大蟲去了一盞茶時方纔爬將如來再收拾

地上香爐還把龍香燒着香。何不寫詔詔在背上定當如故也再上山來務要

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裏歎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四字連讀

始妙重裊列鼎尚自倦怠者其胸中口中每每有此四字也御限差俺來這里教我受這場

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里又一陣風寫得出色吹得毒氣直冲將

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藤裏寫得出色搶出一條吊桶大

小雪花也似虬來亦先寫風次寫響次寫大尉見了又喫一驚

般了手也無此有前叫一聲我今番死也往後便倒在盤陀石邊

先寫風次寫乳次寫大蟲只是一筆

千載斯君賣國人收場最

奇句。四句一

樣皆奇絕

再上山來務要

四字連讀

寫得出色

寫得出色

亦先寫風次寫響次寫

無此有前叫一聲我今番死也往後便倒在盤陀石邊

此非前詳後畧正是從

四句外增出一句耳

香整頓身上詔敕

法變不然

了時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
時只見一箇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鐵笛笑吟吟
地正過山來一蛇一虎後忽接入此洪本尉見了便喚那箇道
段筆墨變幻不可言童你從那里來認得我麼寫得道童不保只顧吹笛妙極太尉連

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鐵笛指着洪太尉寫得說道你來
此間莫非要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只

答云你是大只道童笑道我早間在草庵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
尉如何得見只說道今天子差箇洪太尉齋擎丹詔御香到山中宣我往東京

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
也道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蟲猛獸極名

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聲也

不回應又吹着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寫得太尉尋思道這小的

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一定是了此四字寫盡從來

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說得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

罷太尉拿着提爐香再尋舊路奔下山來眾道士接着請至方

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中貴

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為頭

上至半山裏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

又行不過一箇山嘴竹藤裏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

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好蓋是你這道

眾戲弄下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

大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一部水滸傳一太尉又道

百八人總贊

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箇道童騎
 著一頭黃牛吹着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里來識得俺
 麼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往東京去了下
 官因此回來真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箇牧童正是天師只說
 不得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獠此一句直帶至第七
 其二後見一部所列一百八人皆朝廷貴官嫌其猥獠而失之於此
 壯驪黃之外者也。何獨不言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獠耶
 真人答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得他是
 額外之人一百八員所謂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為道
 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當面錯過真人道
 太財且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
 這場醮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具人一面教安

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入藏於御書匣內留在上清宮中

詔收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龍香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

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次口早膳已後真人道眾并提點執

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天下本無事太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

步行出方丈前面兩箇道童引路行至宮前宮後看翫許多景

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

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以九天紫微北極太乙三官等殿

伏魔諸宮看遍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另外一所

殿宇一道都是搗椒紅泥牆正面兩扇朱紅槓子門上使着脫

膊大鎖鎖着交叉上面貼着十數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疊

叠使着朱印簷前一面珠紅漆金字牌額上書四箇金字寫道

伏魔之殿寫得怕人。筆太尉指着問道此殿是甚麼去處真

人箇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鎖鎮伏魔之殿太尉又問道如

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

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

皮奇想使其子子孫孫不得妄開走了魔君非嘗利害今經八

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裏面的事小道自來

住持本官三十餘年也只聽聞妙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怪先想

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

甚麼模樣真人稟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咛告戒

今後諸人不許擅開稟太尉笑道笑胡說你等要妄生恠事煽

惑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

讀一鑑之言好東西何曾見鎖魔之法神鬼之道處隔幽冥我

不信有魔王在內快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王

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又太尉大怒怒指着

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士阻當

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看他隨口擲出人罪案

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煽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

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後來許多刺配軍真人等懼怕太

尉權勢真人猶怕太尉只得換幾箇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

了將鐵鎚打開大鎖衆人把門推開一齊都到殿內黑洞洞不

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箇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

並無一物只中央一箇石碣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大半

陷在泥裏一部大書七十回以石碣起以石炤那石碣上時前

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與第七十回炤那背後

時却有四箇真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奇事洪太尉看了這四

箇字大喜又便對真人說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

已註定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如我想

這箇魔王都只在石碣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箇火工人

等將鋤頭鐵鍬來掘開真人慌忙稟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

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便太尉大怒又喝道你等道衆省得

甚麼碣上分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

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聽許書真人一

又稟者以深明天罡地只得聚集衆人先把石碣放倒一齊許

煞出世之人合易也

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只有三四尺深見一

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石碣之下石龜石完之洪太尉叫再掘

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掘到石板又行苦太尉那里肯

聽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箇萬丈

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喇喇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響亮過

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裏滾將起來掀塌了半箇殿角那白黑

氣直冲到牛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之筆他日有稱我者有稱倫者有稱小可者衆人喫了一驚

發聲喊撒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擲翻無數驚

得洪太尉目睜口呆罔知所橫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

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真人道太尉

不知此殿中當初是老祖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鎮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零八箇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碣鑿着龍章鳳象姓名鎮住在此者以物出物之謂此篇曰請天師誤開石碣所謂契也俗木不知誤人正書失之遠矣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大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當時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坭顫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眾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殿宇豎立石碣不在話下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責出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沐梁城聞人所說必鋪敘離事也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錄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

駕雲且回龍虎山去了省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

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

賜洪信復還舊職瘟疫亦契也離事亦契也天師亦契也太尉地煞矣便隨手收亦不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七

拾不復更用也年晏駕無有太子傳位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皇帝的孫

傳位御花太宗句吐氣此傳外別傳之法也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

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那時天下太平

大書數萬言却以天下太平四字起天下太平四字止妙絕四方無事且住若真箇太平無

事今日開書演義又說着些甚麼忽然掉筆一轉轉看官不要

心慌此只是箇楔子下文便有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文龍大鬧史家村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花和尚大罵野豬林
 柴進門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朱貴水亭施號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梁山泊林冲落草汴梁城楊志賣刀
 急先鋒東郭爭功青面獸北京鬪武

赤髮鬼醉卧靈官殿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公孫勝應七星星聚義
 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林冲水寨大併火晁蓋梁山小奪泊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虔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
 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
 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
 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

王婆計聚西門慶淫婦藥鴛武大郎
偷骨殖何九送喪供人頭武二設祭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武松威鎮安平寨施恩義奪快活林

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

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雲浦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

宋江夜看小鰲山花榮大鬧清風寨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石將軍村店寄書小李廣梁山射鴈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船火兒大鬧滄陽江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闊海裏白條

擄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宋江智取無為軍張順活捉黃文炳

遠道村受三卷天書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拚命三火燒祝家莊

撲天鷗雙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失陷高唐州

戴宗雙取公孫勝李逵獨劈羅真人
入雲龍闖法破高廉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吳用使時遷偷甲湯隆賺徐寧上山
徐寧教使鈎鎌鎗宋江大破連環馬

三山聚義打青州宋虎同心歸水泊

吳用賺金鈴吊挂宋江開西嶽華山

公孫勝芒陽山降魔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吳用智賺王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

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

宋江兵打北京城關勝議取梁山泊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浪裏白條水上報冤

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

宋江賞馬步三軍關勝降水火二將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東平府設陷九紋龍宋公明義釋双鎗將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宋公明棄糧擒壯上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爰

一部七十回正書一百四十句題目有分教宛子城中藏義上

參見江內聚蛟龍畢竟如何緣故且聽初回分解

王望如曰宋仁宗去太祖太宗政教不遠天災流行下罪
已之語以回天變宰相趙哲參知政事文彥博大學士包
拯大元師狄青皆正人君子輔佐太平况范仲淹尤所未
引君違道者豈以祈禳瘟疫引重天師金聖歎所云楔子
以物出物謂之楔皆無中生有憑空結構之詞此程官野
史所以不可盡信

卷之一絕

